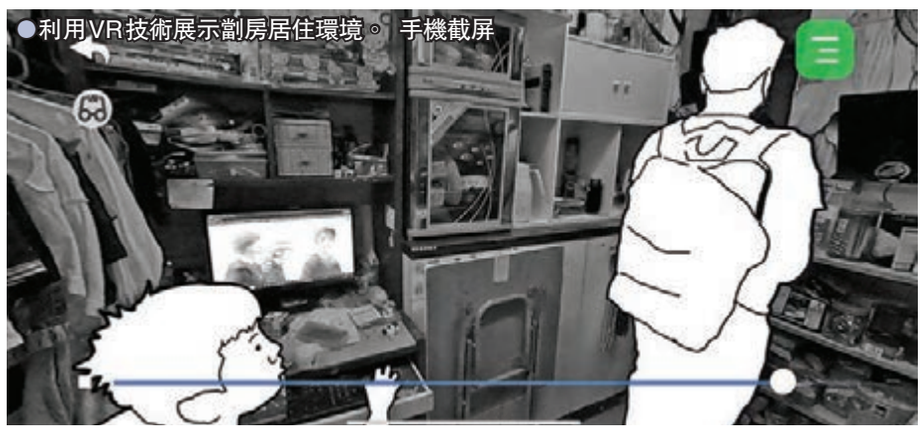
間築社

互動繪本融合電子科技 爲孩子展現劏房日常

住在劏房中是怎樣的體驗？許多人大概無從想像。本地團體間築社參與藝發局「Arts Go Digital」計劃，設計出融合電子繪本與VR、AR技術的互動應用程式，讓公眾，特別是小朋友走進劏房、了解劏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利用VR技術展示劏房居住環境。 手機截屏

間築社是本地註冊慈善團體，一直以來致力於從建築與室內設計的專業出發，幫助貧困家庭，特別是小童享有基本生活空間與衞生環境。團體之前也積極開展社區藝術與教育活動，將貧困家庭與社區連接之餘，也讓公眾了解香港底層階級的居住環境。之前，間築社曾參與過藝發局的「小小建築師」項目，向小學生們介紹建築師的職業與願景，也鼓勵他們從生活出發，發揮創意運用空間。這次參與藝發局的「Arts Go Digital」項目，則融合科技元素，讓公眾聚焦劏房議題。「疫症之下，很多活動公眾可能參與不了，那就在網上展開，讓參與者或者街坊認識多一些關於劏房的環境。」間築社總幹事游嘉樂（Frank）說。

故事+遊戲 展開劏房冒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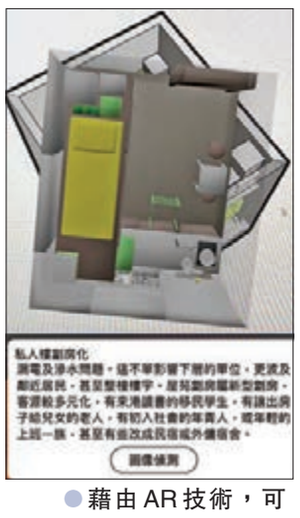
團隊打造出名為《盒子物語》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可經由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App後進入。整個內容包括三部分：互動繪本、VR空間體驗與AR居住簡介。其中互動繪本部分乃是從孩子的視角出發，探索劏房的空間。使用者將化身為卡通熊仔，跟着新朋友「小光」回到他黑暗狹窄的洞穴（家），開始一系列探險。

現實中的劏房幽暗逼仄，居住環境惡劣，令人卻步；而在繪本《這是我的家》中，為了吸引小朋友們探索劏房，設計者們使用柔和的色調，加入許多幻想元素與互動遊戲，將進入劏房想像為一次深入森林的探險之旅。其中不乏許多有趣的創意，例如劏房空間狹小，充滿雜物，就連走道都經常被雜物阻礙。小朋友就需要玩撥開樹葉及躲貓貓的遊戲，來找到「山洞」及「城堡」的入口。又例如劏房中常見的碌架床，被想像成建在高山上的城堡，路途上布滿小蛇，要避開才能往上爬。而因為沒有固定學習的地方而要窩在床上做功課的姐姐被想像成高冷的公主。「劏房中最常見的就是碌架床，這些床要去上層，樓梯往往都掛滿了東西的，要上去就要不停遷就，好像要避開蛇一樣。」Frank說，設計團隊花了很多心思從有趣與夢幻的角度去展現在劏房中生活的細節，「又比如劏房中容易滋生昆蟲和細菌，我們有一些街坊就有虱患，因為堆積的物品太多了，於是小朋友們就要嘗試在遊戲中去打死這些虱子。」到了吃飯時，開放式的廚房讓整間房間充滿熱氣和各種味道，猶如火山爆發，小朋友們要跑到雪櫃中的「北極」降溫；而劏房中的「省位利器」——可伸縮的摺板枱，則被描繪成張開翅膀的大鳥，吃完飯就「飛」走了。

充滿童趣的描繪，是設計者們試圖從小朋友的角度來看生活。而難得的是，在夢幻想像的間隙中，也適時地插入文字，來介紹劏房的不同現實面向。例如碌架床時常同時兼作睡床、儲物櫃或者沙發，劏房家庭中的子女通常沒有空間溫習，於是只能窩在床上做功課，對發育中的孩子來說不利於骨骼成長；又比如劏房沒有間隔，爐頭經常就在床的附近，甚至有時是「廚廁共生」，可能煮飯的時候馬桶就在旁邊。開放式廚房帶來的熱氣充斥、各種氣味混雜，平時只能打開門和風扇來散熱通風，由於冷氣昂貴，對很多住戶來說，唯一有涼意的恐怕就是雪櫃了。「我們嘗試用故事繪本的形式去講這些環境。」Frank說，「對象主要是小朋友，特別是不是住劏房的小朋友。很多時候他們不知道香港還有另一些人是住在這樣的房子裏的，因為貧富差距都有很大距離。」通過《這是我的家》，他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們從感受開始，去了解這種在自己生活經驗外的居住空間。

●間築社總幹事游嘉樂 攝影：尉瑋

●《盒子物語》App 手機截圖



●藉由AR技術，可立體呈現劏房空間的分割。 手機截屏

VR+AR 立體呈現劏房環境

除了電子繪本，《盒子物語》也融合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的技術來展示劏房的居住環境與發展歷史。在「VR空間體驗」部分，設計者們融入了真實個案，將現實拍攝的劏房相片和繪畫的公仔相融合，來讓使用者走入劏房。打開App，使用者可以戴上VR眼鏡來探索周圍，但就算沒有眼鏡的裝備，直接用手機看也可以獲得不錯效果。每個真實個案都由不同的背景與家庭組成，雖然都是居於劏房中，他們的空間環境亦呈現出不同特點。使用者點進去每一個真實個案的空間後，不僅可以聽到旁白介紹，也可以「周圍張望」，真正身臨其境般置身在劏房中，感受到環境的逼仄。「這些街坊的真實個案，可以讓公眾知道他們的居住環境，通常一個廳或一個房，就已經是三四個人的整個家庭的住所。」

到了「AR居住簡介」部分，則梳理劏房發展的歷史。使用者用手機相機對準展示卡圖像，便能觀看立體的AR影像，生動地展示工廈、唐樓、籠屋、私人樓及寮屋等不同空間是如何被切割成劏房的。「比如這是一個600呎的單位，如何變成四五個分隔單位，現在就用立體的形式展示出來。希望不只是香港的使用者，而是其他不同地方的使用者也可以經由這個App知道劏房的空間是如何分隔的。」

Frank說，現在科技發展越來越成熟，VR或者AR技術的運用將會越來越普及，間築社亦希望通過這個project，將這兩種科技的體驗帶給觀眾和使用者，進而更好地去展現主題。在做整個劏房計劃的過程中，他坦言最困難的就是和負責App設計的團隊去磨合。「畢竟我們專業不同，我們是建築方面，他們是IT方面，有很多地方要去學習，去磨合。開始的時候，我們提供一些3D建模和相片、圖畫等，他們就如同膠水將這些元素黏合在一起。裏面我們也做出了很多取捨。比如有時我們想得比較幻想，覺得繪本中的互動遊戲可以更多，但是礙於成本和時間，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嘗試，因為畢竟做一個App是需要很多的測試和debug，所以有很多部分我們要做出妥協，去進行簡化。」

香港是光鮮亮麗的國際都市，但在高樓廣廈後，仍有大量的人生活在惡劣的居住環境中。對於那些住在劏房中的孩子來說，家也許就如洞穴，是黑暗的盒子。去了解與關注這一現實，也許可以從《盒子物語》的體驗開始。

書介

故宮日曆（二〇二二年）

出版：故宮出版社

2022年是壬寅年，生肖虎。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威嚴、勇猛的象徵意義。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86萬餘件藏品中，跟「虎」有關的文物非常多，涉及多個品類。如器物中有西周青銅虎、漢代的銅質虎紐套印等；織物中有裝飾了虎紋的地毯；服飾中從小皇子穿着的服裝到宮廷戲曲中的服飾，均可見虎紋或老虎圖樣作為裝飾。在書畫作品、宗教法器甚至宮廷武備中亦不少見以「虎」為主題或裝飾有虎紋的珍貴文物。《故宮日曆2022年》由故宮博物院專家組成編撰團隊，精心挑選跟「虎」有關的文物，每月以一個主題為核心來編撰日曆，是一本以「虎」為綱領的、品類豐富，知識涵蓋面廣，圖文編排生動、富有故宮特色的日曆。《故宮日曆2022年》在外觀上也呈現新面貌，開本有所變化，圖片編排更舒展，便於讀者閱讀。

3.3秒的呼吸奧秘

作者：詹姆斯・奈斯特
出版：大塊文化

我們吸氣、吐氣，每天重複兩萬五千次，沒有什麼比呼吸對我們的身心健康更加重要。然而，人類這個物種漸漸失去了正確呼吸的能力，也因此付出慘重的代價。新聞記者詹姆斯・奈斯特走訪世界各地，探索究竟是哪裏出了錯，又該如何補救。沒想到答案不在胸腔醫學實驗室裏，而是在古代墳場的遺址、蘇聯的神秘研究機構、紐澤西的合唱團教室，以及霧霾瀰漫的聖保羅街道上。奈斯特找到了埋頭研究瑜伽調息法、淨化呼吸法和拙火呼吸法等古老呼吸法背後科學原理的男男女女，還跟着迷於呼吸機制的狂人一起合作，用科學方法檢驗有關呼吸的各種古老信念。現代研究證明，只要稍微改變我們呼吸的方式，就能大幅提高運動表現，活化內臟，預防打呼、氣喘和自體免疫疾病，甚至矯正脊椎側彎。這樣的結果照理說並不可能，卻都有實例為證。書中旁徵博引了數千年歷史的醫學文獻，以及胸腔醫學、心理學、生物化學及生理學的最新研究，徹底翻轉我們對人體最基本功能的一般認知。讀過之後，你將從此改變自己的呼吸方式。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

作者：陳玉慧
出版：時報

著名作家陳玉慧2021年最新作品，書寫氣候變遷下我們的處境。一如以往，她的筆觸細膩，建構動人情節。本書織譜世代年輕人的情感生活，以及人與大自然之間深刻的情感。字裏行間散發獨有的文字魅力和氣息，風格影像化。描繪理想國中的印象派花園，並賦格為小說故事的平行時空。陳玉慧審視大自然變化，反思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影響，書寫感情和土地，為台灣長篇小說寫下最新面貌的篇章。

魯迅—中國的譯學巨匠

書評

文：鄭延國

《魯迅譯文全集》（共8卷）
作者：魯迅博物館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歲月倥傯，一晃又到了一年的9月25日。今年的這一天不比尋常，恰逢魯迅先生誕生140周年紀念日。眾所周知，魯迅先生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翻譯巨匠。

他以自己獨創的「拿來主義」即「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且應「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理念為導向，傾其一生翻譯了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種作品。2008年4月，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魯迅譯文全集》，凡8卷，數量多達300餘萬字。這些譯作既有小說，也有劇本；既有科幻作品，也有美學專著，既有理論，也有隨筆。其中尤以果戈里的《死魂靈》、法捷耶夫的《毀滅》、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以及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等最為耀眼。

縱觀魯迅先生畢生從事的翻譯事業，竊以為時至今日，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人們反覆咀嚼。一是翻譯目的，二是翻譯態度，三是翻譯標準。

魯迅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翻譯？且看他在《思想・山水・人物》譯書《題記》中給出的答案：「我的譯述或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人，思想，言論；並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益，便會開手來移譯。」顯而易見，魯迅翻譯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向廣大讀者提供「有用」、「有益」的域外知識。這無疑是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又一忠實寫照。

魯迅對於翻譯總是堅持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的態度。他譯一篇六千字的童話，「想不用難字，話也比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還難，每天弄到半夜，睡了還做亂夢。」

他譯《死魂靈》，「花了十多天工夫，才把一、二章譯完，不過二萬字，卻弄得一身大汗，此後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日日譯作不息，幾無生人之樂」。魯迅譯《死魂靈》為什麼譯得這麼辛苦？個中緣由，除了原著本身的難度之外，主要還是其嚴格的翻譯態度所致。他在翻譯過程中，時時比照各種不同語言的譯本。他認為日譯本「將一句譯成幾句，近於解釋，這辦法不錯尚可，一錯，可令人看得生氣了」；德譯本「譯者大約是猶太人，凡罵猶太人的的地方，他總譯得隱藏一點，可笑」；英譯本則往往「刪節」。基於此，他總是「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力求做到「一絲不苟地」將「別地的異卉奇花移植到」中文當中。功夫不負有心人，魯迅的這部譯作果然受到了好評。許壽裳稱其為「一件艱苦的奇功，不朽的絕筆」；程代熙讚其將「果戈里特有的那種幽默，那種『含淚的笑』表現得恰到好處，真是多一分則過，少一分則不及」。巴金更是評價其為20世紀難得的一種佳譯。

魯迅在翻譯運作中堅守自己主張的翻譯標準，即「硬譯」。所謂「硬譯」，其實就是「直譯」的一種極端表述而已。他認為翻譯不能歸化，而應當保存原文的異國情調，即有那麼一點洋氣，惟如此方能「移情」、「益智」。翻譯的時候，不但要「輸入新的內容」，而且還要「輸入新的表現法」，以求「改造漢語，發展漢語」。譯文中那些開始「寧信而不順」的部分，「將以『不順』成為『順』」，而那些最終「不順」的部分則會變成「渣滓」，「被淘汰，被踢開」。

正是憑藉着對翻譯目的明確、翻譯態度認真、翻譯標準嚴格的執着堅守，魯迅先生留下來的浩瀚譯作才受到了讀書界、翻譯界、出版界持之以恒的普遍關注，高度重視。此時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先生在《死靈魂》第一部最後一章中的一節譯文：「地面在你底下揚塵，橋在發吼，一切都在你後面了，遠遠的留在你後面……你奔到那裏去給一個回答吧。你一聲也不響。奇妙地響着鈴子的歌，好像被風所攪碎似的。空氣在咆哮，在凝結；超過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動彈的一切，湧過去了；所有別的國度和國民，都對你退避，閃在一旁，讓給你道路。」

如此暢達流利的譯文，沒有「硬」的痕跡，沒有「不順」的梗阻。滿滿正能量的譯文給予讀者的是莫大的鼓勵，堅勁的勇氣、無窮的力量、深厚的睿智。當今所有翻譯工作者夢寐以求的譯文質量和翻譯效果不正是這樣麼！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葉聖陶選集

讀高小時，有一天班主任兼教我中文的李帶生老師叫我到教員室，給我兩本書，一本是《葉聖陶選集》，另一本我忘記了，可能是《倪煥之》。他叫我揀一本，我揀了《葉聖陶選集》。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似曾相識，原來葉聖陶原名葉紹鈞，葉紹鈞的短篇小說我看過了。後來想，葉氏寫的多是灰色小說，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大都很坎坷，不宜青少年閱讀。但當時是一九七四至七六年，文革後期，內地沒有什麼文學書出版，我也不會看簡體字。香港出版的中文書可能亦不多。

他可以說是我第一位啟蒙老師。升上中學，有一次在學校圖書館發現了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上卷），我看得如癡如醉。自此我愛上了新文學。我以為現代文學經過時間的淘汰，一定勝過當代文學。古典文學當然好，但我不會看文言文，只得卻步。

司馬長風可以說是我第二位啟蒙老師。可惜學校中四沒有開中國文學，升上中六，我揀了中國語言文學。上港大第二年，我揀了中文系，揀了黎活仁老師開的現代和當代文學。

●文：戊卯